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檣杌萃編
第十一回 月夜看山魂銷羅綺 涼宵聽雨鄉戀溫柔

卻說這王夢笙太史，那年由廣東奉母回家鄉試，其時任天然正在廬陵任下，彼此常見，甚為投契。這天，王夢笙來替葉勉湖送行，順便拜訪任天然，也就請了王夢笙說道：「聽見天翁辭了新建，真是志趨高尚欽佩之至。」任天然道：「實在自己才力不及，我們既落風塵，哪裡還能講甚高尚。」王夢笙又道：「引見何日榮行，將來是否仍到敝省？」任天然道：「引見當擬稍遲，省份更難預定，我倒是想到上海去逛逛，這家眷安置何處才好，當枉躊躇。」王夢笙道：「天翁要到上海，我卻也因為公司裡事要到上海，幾時我們結體豈不大妙，天翁寶眷我看最好同到上海，否則不如住在九江，我弟內人的泰山就是我業師謝達夫先生，天翁也是認得的，正打廬陵教官任上交卸，日內就要過此。他是九江人，不如托他找新房子，將來天翁出門，也可以托他照應照應。」任天然說：「這倒甚好，就是如此罷。」王夢笙坐了一刻去了。任天然告訴和氏夫人，也很以為然，隔了幾天謝達夫過鏡，王夢笙知會了，任天然當面托了他。謝達夫滿口應允。任天然領了咨文，約著王夢笙帶了家眷，一齊動身到了九江，同去找謝達夫。謝達夫見面就說道：「天翁的房子已代覓妥，就在兄弟的間壁是有樓的，樓下的房子不大好，樓上一面對著長江，一面看見廬山，倒也十分軒敞，天翁寶眷，人口不多也住得下了，房租也還便宜，我們停會就去看看罷。」原來這謝達夫住在九江城外，他這房子也有樓對著廬山，那面為人家房子遮住，所以看不見江。任天然說道：「費心，費心。」看見謝警文的轎子進來，曉得他父女翁婿總有話談，不便久坐，就說：「勞動達翁就同去看看罷！」謝達夫答應了，當下三人一齊出門。不多幾步就到，是在一家土店裡，進去樓下一米租與這土店，所有餘剩的在外，房子不多，樓上卻是全的，果然甚為合式。有這土店在外頭也覺得放心，這房子也是一位紳士的，全家都在別省做官，就托這土店經營。當下遞了租約，打掃打掃。次日就搬了進來。和氏夫人看這房子，真是「四面高山作屏障，一家終日在樓台」，說比囚在那些衙門裡，眼目舒暢得多了。任天然連庶出的共有三子一女。大的十七歲，取名任達號伯舒，中文還算通順，預備將來帶他進京贅升，順便送入本籍大具補的學堂；二的十四歲，名叫任通號仲徹，因他英文英語尚好，想帶他到上海找個學堂學學；三的人才三歲，是庶出的，取名遜；女兒也十一歲了，名叫任逸號佩云。任天然同王夢笙朝夕過從甚為合適，就同他換了帖。和氏夫人同謝警文及喜姨娘也時來往。

任天然將家事部署部署，帶了任通，王夢笙也帶了謝警文一同動身，坐的是江善輪船官艙，走出艙口橫門就是船頂，一望長江眼界最闊。謝警文還是那年十一歲的時候，從廣東回來坐過的，如今已將近十年了。天涯芳草，人事滄桑，頗覺得有些感慨，幸喜有個知心著意的司馬相如陪著，也還可以略遣幽懷。這天到鎮江的時候，已有十點多鐘。王夢笙朦朧睡著，謝警文把他推醒，逼著他起來，陪他去看外邊風景。王夢笙不能拂這愛寵的意思，連忙起身同出房來，吩咐家人看好了東西，到了碼頭要留心些。這時，正在六月下弦的時候，夜涼微逼，弓月初升，只見燈火星星，青山阮阮。王夢笙攜著玉人纖纖微步，低嗔輕語，逸趣橫生，真令人蹁躑星，見而生妒也不枉。

王夢笙曾經銷魂獄中，經過那一番的苦楚。恰好任天然也帶著兒子出來看看，謝警文是見慣了的，倒也沒有甚麼避忌。不一時，到了碼頭，那船慢慢的調頭靠了上去，登時人聲鼎沸，上下絡繹。這頂上一層雖還沒有甚麼人上來，也就覺得嘈雜異常，仍各自回到艙中，就有些賣瓜子、桃子、梨藕、豆腐乾、南瓜子的，跑到各人房艙口兜攬生意。警文叫了頭，買了點說：「我們弄杯酒吃吃，等開了船再去看看進山好不好？」夢笙說：「甚好，甚好！」就在網籃裡取了一個白玫瑰燒的瓶子出來說：「就是吃冷的罷。」兩人淺斟低酌，漸覺微醺，這艙靠了一個多時辰才開船。那任天然已經睡了，他們也不去驚動，叫小丫頭把酒杯碗盞洗了收好，又同著出來看那遠山吃時，中流燈火闌寂，映著這半輪皓月，從那冷淡中現出一種清華景象，兩人並肩握手，倚著欄杆，看了半天皆覺得心神舒暢。

看書的諸位這色字、情字、淫字的趣味，到這種光景才算登峰造極，不過非男女兩人的程度，皆到這個分際，彼此能領略，若其間稍有等差，便不免有個委曲求歡的心比這樂趣就減了一等。做書的常想：倘使中國婚姻也由男女自擇，或者可以彌此男女程度相差的缺陷。然而，恐只未必見得。你看那泰西小說所載的，其中也往往限於財勢，不能銖（鈔）兩）悉稱。

若像這王夢笙、謝警文兩人，真是不容易逢著呢！不過遇著個講宋學的先，又要批評他們合不以正了。

第二天，十二點多鐘到了上海。任天然因為要多住幾天，領略領略風景，就不去住那些名利城、長管、泰安等棧，卻接了四馬頭石路上吉升棧的一張招子。王夢笙也同他同住到了棧裡，各人開了一間官房。那吉升棧旁邊就是個盆湯，王夢笙、任天然看家人把房間鋪設好了，就帶著任通同到這盆湯裡洗浴剃頭。這天也不去看朋友，王夢笙作東，同到金谷香吃了大餐，又到丹桂看戲，謝警文坐的是馬車，他們三人皆是步行，次日吃了飯，任天然要去看管通甫，托他找學堂，王夢笙說：「我也同去。」兩人就坐了一部馬車，到了管通甫那裡，都是熟人自然請見，管通甫道：「兩位難得來的，天翁更是長遠不見，還是你引見出京的那年，我們會到的，到省之後恭喜一帆風順。」

現在想是卓異進京。」任天然道：「不是的，我們開缺過班，名為引見實在還要遲遲，我這回倒要在這裡多玩幾日，譬如小孩子開在書房裡多少時，也應該讓我散散了。但是我弟二個小孩子同了來，要想替他找個學堂，他的英文英語都還有點意思。」

管通甫道：「今年多少歲？」任天然道：「十四歲。」管通甫想了一想道：「梵王渡外國人開的學堂聽說很好，回來我們去問問江志游看。」王夢笙道：「志游近來可好？」管通甫道：「也還沒有甚麼，前回有人請他開辦一個學堂，他進去了幾時，覺得不合手，又辭了出來，現在的事，我看總是混而已！」

三人談了一會，就同去訪江志游。裡面還有兩位客，一位呢是如臯的冒谷民，一位呢是達怡軒。與任王兩位皆是初會，彼此互相招呼。原來這達怡軒，會了兩回試沒有中，他就無意功名。近年開了一個大生紗廠，是一位殿撰公開辦的。達怡軒也附了點股分，因為他人甚誠實、爽直，這廠裡常有事同上海來往，就請他常在上海料理料理。其時，上海尚未設廠，他就在長管棧暫祝任天然同江志游寒暄幾句，就問：「這梵王渡學堂好不好？我有個小兒要附進去。」江志游說：「甚好，但是暑假將滿，沒兩天就要開學，遲了可不行，有款子沒有？我回來替你跑一趟罷。」任天然說：「費心，費心。」管通甫道：「你既要去就去罷，我們到張園去坐坐，回來在江南春再聚。」

江志游說：「也好。」大家辭別。江志游到了張園吃茶，又碰著一位江前候補同知，姓吳號伯可名以簡的，當著海運滬局的差事，也是管通甫至好，大家也招呼了同坐。有些信人大姐來，這些人裡頭有許多有熟人的各自招呼，鬧了半天吃了點點心，看看五點鐘了，管通甫道：「我們都要到江南春去罷，天翁從棧裡把令郎帶來，不過我們晚上要叫局，不知便不便？」

任天然道：「哪有甚麼要緊，難道他們大了不會玩，帶著他們學學也好，我是向來不會做道學先生的。」

大家一齊起身各自上車，到了石路上吉升棧門口，任天然進去領他的兒子。王夢笙也進去告知他的如夫人，他如夫倒也答應了。但是，臨出去的時候，在房門口站著交代了幾句：「那條約可不准忘記。」王夢笙也笑著應了一聲。到了江南春，江志游已來了，向任天然說道：「這事大約可成，我才到那裡本來額子已滿，卻為有個學生因為父親在別省身故，要去奔喪，不能到堂，今天早上才報的名，要明天領令郎去看看就行了。」

任天然一面道謝，一面叫任通過來同眾位老伯一一見禮。江志游說：「這位令郎甚好，明天去是必行的。」冒谷民又同他講了兩句英國話，也還對得上來。冒谷民說：「很虧他呢。」

那吳伯可又把他拉到身邊，細細問他讀些甚麼書，家裡有些什麼人，定了親沒有，又看看他的手，很親熱了一陣。一會兒大家入座，開了菜單，管通甫拿著筆寫局票。此時，去那增朗之過境之時，已隔了多年，上海花叢也與官場無異，隔了兩三年，再拿從

前花榜來看，就有一大半或是從良，或是遠去，或是流落，或竟玉碎香銷。與那隔年的轅門抄差仿不多。曾經有一位先生說，這兩樣東西那歷科題名錄，都可以作道書看，旨成是言。所以，前回書中所說他們叫的那些人，大半風雲流散。管通甫現在叫的是文菊仙的妹子文亞仙，江志游叫的是顧三寶，冒谷民倒還是老相好翁倩雲，吳伯可叫的是北貴裡胡愛卿，達怡軒賞識的是個揚州人，住在日新裡，叫做張寶琴，王任兩位皆是初到，管通甫薦了個百花裡的王雅雲與任天然，冒谷民薦了個林玉英與王夢笙，是迎春二街的，不一時局都到齊。任天然看這王雅雲風致頗佳，就是有點標氣。正在熱鬧，忽見一個娘姨走到任天然身邊說道：「任老師，你幾時來的？」任天然望他一看，面目很熟，卻想不起他是誰，愣了一愣。那娘姨道：「任老爺，你是記不得我了？我是跟梅夢雪的阿銀。」任天然才想起來，是他從前做的信人梅夢雪的大姐，說道：「原來是你，那時你還是個大姐姐，今日見變成老娘娘自然認不得了。」

阿銀道：「任老爺還是這麼樣子會說。」管通甫道：「你老爺變了大人，他大姐自然要變了大娘娘了。」阿銀便改口道：「任大人，你這轉做的是哪位先生？」任天然道：「我昨天才到，這位雅雲先生是管大人做的媒，夢雪聽見嫁了人可好？」

阿銀道：「也還無啥。」任天然問道：「你現在跟個啥人？」

阿銀道：「跟局叫顧媚香，在小久安裡，個息來浪，七號房間裡，阿要叫來看看。」任天然道：「也好。」就補了張局票交與阿銀拿去，不一會阿銀同著顧媚香進來，也只十六七歲，一張小圓臉，雖不十分美麗，倒也是個溫和柔慧一路，就坐在任天然左首身邊。任天然略為同他說說，問他是討人還是自家身體，顧媚香說是自家親生的娘。不多時席散，達怡軒邀著到張寶琴家，打了個茶圍。日新裡去北貴、小久安都甚近，大家本想再到胡愛卿、顧媚香兩處走走，王夢笙吵著要回去，也就只得散。次日一早，任天然帶著任通到管通甫那裡，約了通甫同去找著江志游，一同到梵王渡學堂。那管學堂的同著總教習見了任通甚是中意，又盤問他的中文同英文英語，說：「很好，不用考了，明後進來罷。」任天然也把學費照章交付。

這天任天然因為要回請王夢笙夫婦，同他們幾位說明改一天再聚。午後，就帶了任通同著王夢笙、謝警文去逛了香園、張園。晚上在長樂意吃了酒，就在群仙看戲。次日，卻是吳伯可請的。因為有任天然的世兄，也就在海園春招待客人，信人皆是原班。那吳伯可甚愛任通，又同他談了半天。信人來了問他：「可好？」他說：「好。」又問他：「你可要叫？」他說：「我大了有了錢，也要叫的。」說的那些信人都笑了。散席之後，約到北貴裡胡愛卿家坐了一坐。任天然又邀著，到顧媚香家打了個茶圍。媚香的娘，本來也是做信人的，應酬甚為周列，看見任通，曉得是任大人的少爺，拉著問了些話，拿了多少果子與他。又問任大人共有幾位少爺、小姐，任天然道：「三男一女，這是第二個。」媚香的娘道：「真好福氣。」談了一會，又是王夢笙催著要走。次早，任天然把任通送進學堂，謝警文嫌這棧房悶熱不願住，王夢笙托江志游在斜橋尋了兩間外國房子，甚為幽雅，不過房租貴點，好在王夢笙倒不在乎此，也是這天搬過去的。晚上是江志游請，在清和坊二街顧三寶家。

原班之外，又添了一位畢韻花，是個報館主筆；一位祝長康，是人壽保險公司的買辦。畢韻花叫的是新清和的洪秀蘭，祝長康叫的是公陽裡的小玲瓏。這天席間，任天然同顧媚香說：「我借你那裡請客可好？」顧媚香道：「怎麼不好？阿奶前天就叫我同你說，我不過向來不好意思勸著人家吃酒，而且曉得你少爺在跟前，總有不便，雖然你不拘這些，還是孝子請兒子呢？還是放他一個人在棧裡？」說的任天然也不禁一笑說道：「你倒真聰明。」當晚，就邀了管通甫、王夢笙到媚香那邊，開了個單子，請的是吳伯可、達怡軒、冒谷民、畢韻花、祝長康、江志游。任天然道：「我要請請日升昌的袁子仁、三晉源的沈為謙，不過我忙還沒有去找他呢。」管通甫道：「這樣子反台了，何不連公信的屠桂山也請一請？」任天然道：「也好，我明天一起去找罷。」加上管通甫、王夢笙共是十一位客。

管通甫望著顧媚香道：「恭喜恭喜！」顧媚香羞的走了開去，他的娘說道：「正好，就請管大人做了媒人罷。」王夢笙看看鐘，倒又催著要走，任天然道：「真真奇怪，我們在南昌，你晚上吃酒，也常到三四更天才回去，怎麼到了上海你如此性急起來，天天催著走，到底是個甚麼緣故？」王夢笙被逼不過，只得說了出來。

原來在輪船上，他這位二夫人就同他立了條約說：「家裡姊姊那是我甘心讓他的，此外的人我可說明了容不得，上海是個萬花筒，這裡頭自然總有幾個出色的人具有搗仙的手段，你是個風流富貴的公子，那是人人見了愛的，我同你約定：花酒許你去吃，只許人請你不許你請你，要作東只許在館子裡，不許在堂子裡，每天十點半鐘總得回來，違了條約那我可是不依的。」王夢笙安敢不畫押呢！那裡，棧房裡臨出來警文在房門口吩咐的就是申明這條約。王夢笙是個熟諳交涉的人，萬不敢背了條約。把這緣故說明，管通甫道：「夢笙翁如此怕夫人，倒看不出。」任天然道：「這也難怪我們這位如夫人，也真值得一怕，要是我有這麼一位如夫人，我也是怕的。」管通甫望著顧媚香笑了一笑說：「你聽聽，將來記著點。」顧媚香低了頭也不答言。任天然道：「不要叫夢笙為難，我們走罷。」次日，任天然去找袁子仁，袁子仁見了說：「天翁前回在上海，兄弟在此，這回天翁來，恰好兄弟又剛剛出來，真是巧極。」

任天然道：「我曉得你換班，正不知你回來沒有？前天，管通甫說起才知道，子翁前月底才接事，連日要想來，實在沒空。」

袁子仁道：「才看見你的請客單子，我沒有請你，倒先叨擾。」

任天然道：「那有甚麼要緊。」坐了一會，又去訪沈為謙，沈為謙道：「我們南昌一別又將一年，天翁的款子早經匯到，我正在訪問天翁的住址，今天早上，看見你的請客單子，才曉得小公館已經定下了。」任天然道：「才吃第一台酒，哪裡算得小公館，我到了這幾天，為送小兒進學堂忙得不可收拾，所以，未來奉陪，抱歉得很。」又同他打聽打聽上海各項生意的行情，又說：「我有點銀子，要想存放存放，你看哪裡好？」

沈為謙道：「有多少？」任天然道：「也不多，不過一萬兩。」

沈為謙道：「我看還是恒豐、正德這兩家銀行穩當，不過只有五釐利。」任天然又去找了屠桂山。

五點鐘到了，顧媚香那裡有人請。過了一會，看看天色將晚說：「我們早點邀客罷。」就寫催客條子，叫相幫送去。七點鐘，先後到齊。媚香的娘道：「人多天熱，用三張方桌拼著寬綽些，好在房間還大。」大家都說甚好，一面發了局票。屠桂山前回邀的那位李秀卿早已藏之金屋，今天叫的是迎春坊四街的楊燕卿，袁子仁是百花裡袁寶仙，沈為謙是普天慶裡沈桂云。大家入席，張寶琴最先來了，顧媚香央他吹笛子，唱了一枝「天波雲間」。王夢笙叫好，再四央求他又唱了一枝「攜手向花間」。然後，媚香接過笛子吹著，寶琴唱了一枝「原來姹紫嫣紅開遍」。各人叫的局也陸續到，看楊燕卿走了進來，管通甫就說道：「滿牀，我來了，昨天同屠大人紮了幾轉？」楊燕卿在管通甫身上打了下說：「飯桶，你再要混說。」楊燕卿先在屠桂山身邊坐著，那畢韻花、祝長康都叫過他，楊燕卿向著畢韻花道：「你好，叫也不來叫叫。」畢韻花道：「我曉得屠大人叫了你，見面再轉不是一樣。」楊燕卿道：「叫你掉脾。」

又問祝長康可要轉局，祝長康也只得答應，管通甫道：「這遭不是滿牀找，竟是滿台找了。」楊燕卿被他說急了，拿了一個海棠果正在砸過來，忽見阿銀喊道：「行大人朋友來。」任天然抬頭一看，只見進來了兩位氣宇軒昂的客人。一位認得的是曹六洲，那位卻不認得，任天然說道：「有趣有趣，六翁幾時到的？」席上的人也差不多都同他認識。江志游說道：「大錯先生來了，又有幾天熱鬧呢。」袁子仁、管通甫又同那位招呼道：「琴翁是同錯翁一起從湖南來的麼？」那人道：「正是。」任天然又趕緊向那位招呼，一面叫添兩個座兒，好在是三張桌子拼的，也還不擠。

原來，任天然不認得的這位，就是前回管通甫問范星圃的那位鄭琴舫。他是蘇州人，浙江候補同知，因丁艱去找他表弟范星圃，現在服滿回剩那位曹六洲名鑄又號錯庵，是常州北榜舉人。他真是名高四海，當道爭迎。但是性情剛直，不合時宜，到處弄到不歡而散。他也是厲尚書的門下，厲尚書因他就了熙帥的職替他餞行，也還有幾位同門在坐。厲尚書規勸他總要斂才就範，不可一味任性，說了許多的大道理，他實在有些受不得，當下說道：「老師教訓的話，門生都懂得了，若要照這樣的法子，以為杯盞，寧

蹈東海而死。老師做官做人的道理，門生卻不甚佩服。就以筆墨而論，老師做試官，會中了門生，門生若做了試官，是斷不會中老師的。」氣的這厲尚書鬚鬚直豎，從此鳴鼓而攻，屏諸門牆之外。在熙帥那裡處的總算最好，然而，有一回熙帥保舉人才，他先沒有看見稿子，等稿子發了，他才曉得，他說裡頭有一個是不應保而保，還有一個是應保而不保的，就同熙帥大鬧，鬧到熙帥把折子追回來改了才算。又在梁培帥幕中大不以范星圃為然。同任天然兩次做同事，卻還要好，常同梁培帥議論人才。梁培帥說任天然不過是個誠慎之人，范星圃才是個救時之彥。他說：「任天然還有點真性情，范星圃純是客氣，這人得了意，甚麼事都可以做的。」梁培帥又問道：「我呢？」他道：「可以算得一個廳臣。」梁培帥道：「你說我怎麼廳呢？」他道：「有愛才意而無知人之識，怎麼不算廳？」梁培帥也要算寬宏大度的人了，聽了這話，也就很有些不高興。還有一位陝甘總督，卑禮厚幣把他請了去。這位總督自命是一代名臣，不在曾胡左李這下，同他閒談起來，要他點題，他卻替他點了「無賴」兩個字的微號，那位制台也只得乾笑了一笑，自然也是席不保暖。當時，還有兩位稱為朝廷柱石，士民、山門、豪傑之士，大半樂為奔走。他說，一位是專收贖品新的名人書畫，一位是專收製造不精的洋貨。又到了江南，看了魏琢人，說他是個少正卯，我若秉政，當先誅此。

後來因為從那不必講究經學的議論，幾乎鬧到驅逐查辦。到了湖南，他說那位撫台是個椽吏之才，也不足與為。卻很賞識湖南的堂子，說那一省的官場人物，還不及這幾家堂子裡的姑娘，就在那裡賣文弄字，買笑進歡，倒很勾留了幾時，才同鄭琴舫結伴下來，一到就去找管通甫，曉得在這裡，所以跑來闖席，大家問他這回叫誰，他說：「我有好多時不來上海，聽說現在有個出名的滿牀找，我卻想與他比比手段，我就叫他罷。」大家笑著指著楊燕卿道：「這不就是。」楊燕卿倒也弄的有些不好意思，曹錯庵道：「這是哪位的相好？我可要割靴勒子了，不要見氣。」達怡軒道：「他的相好檯面上就有三位，若要動起氣來，恐怕錯翁要吃虧呢！」管通甫道：「他是打死過洋兵的，哪怕他們，三十個也不是他的對手，或者滿牀找還可以制他。」這時候楊燕卿正坐在祝長康身邊，祝長康就把他的荳蔻盒子，雙手送到曹錯庵的面前。楊燕卿跟著過來，叫了聲曹大人，曹錯庵道：「你不用叫曹大人，你就叫我曹大錯就是了，我是聞名特為相訪的，明兒我來吃酒，吃了酒可就要同你試試比試行不行？」這楊燕卿卻也差的說不出口，說道：「這人真少有見的。」曹大錯道：「不是這麼說，你答應呢就算數，不答應就不必坐過來。」這楊燕卿只得紅著臉道：「依你可好。」

大家哄堂一笑。任天然道：「錯庵，你怎麼現在竟叫大錯了？」

曹錯庵道：「我本來早已就錯，現在愈錯愈大，所以，竟自封大錯。」鄭琴舫沒有人，媚香的娘薦了樓下的花文琴，叫上來一看，倒也很柔媚，大家鬧到十一點鐘方散。王夢笙已先回去。這天呢，顧媚香也想留又不好意思留，任天然也想住又不好意思住，後來還是各散。

次晚，曹大錯的酒請的仍是原班，任天然的局票發去不多時，只見阿銀走來說道：「先生今天受了涼，這會還沒有起牀，任大人叫他又不肯不來，叫我先來招呼一聲。」任天然道：「既然受涼萬萬不要勉強，你趕緊去說聲，你再來罷。」阿銀就姍姍而去。這天，楊燕卿席上共有四個局，他唱了一枝「思凡」、一枝「紅霓關」、一枝「開篇」、一枝「小調」，無一曲盡其妙，真是色藝俱佳。管通甫正在稱贊，忽見阿銀已立在任天然背後，便說道：「阿銀你幾時來的？你既然代得局，總也打算到底了？」阿銀道：「我這樣的老太婆還好打底？」任天然道：「哪裡能算老，我做梅夢雪的時候，大約你還沒有開苞呢！」管通甫道：「只怕就是任大人替他開的罷。」說的阿銀急得要走，管通甫連忙拉住他說：「怪我不好。」阿銀一直等到席散，同著任天然到顧媚香那裡。任天然進房看見下著帳子，趕緊坐到牀沿口，伸手在顧媚香頭上摸了一摸，燒和滾燙，問他怎麼樣，顧媚香道：「不過頭脹口飽悶，剛才吐了一回倒鬆動些，你們檯面散了？我本要撐著來的，因你叫阿銀再三攔著，恐怕來了倒反叫你不放心，其實我要撐也撐得動。」

任天然道：「你好好的養養，我明天卻要請客，還要這裡請，你可不必招呼，你要撐著勞動那就同我見外了，檯面就擺在客堂裡。」媚香道：「我明天就會好的。」任天然道：「那更好。」

說著到窗口桌上取了一張紅單，寫了一個請客單子。原來，任天然今天找了正經銀行管事的許麗生，講究了存兩萬銀子五釐行息，明天托晉源撥交，所以得請請他。就請沈為謙、袁子仁、管通甫、王夢笙作陪，單子交代叫相幫的去請。仍舊坐到牀沿上陪著顧媚香。看看到十二點鐘，阿銀開了稀飯上來，任天然吃了，問媚香可要吃點，媚香搖搖頭。又坐了一刻，媚香忽然又要吐，任天然趕緊扶著他的頭，一手托著他胸膛怕那牀沿扛著。媚香吐的急，任天然的官紗小衫上濺了好些，任天然等他吐完，要茶來與他嗽口，扶他睡好。打粗的老娘姨進來收拾了，媚香的娘跑來看看說：「阿呀！弄了任大人一身。」任天然道：「不要緊的。」阿銀說：「你快些脫下來洗洗罷。」

媚香也說：「你快脫罷，很醜的。」任天然說：「你好好的睡，不要管這些。」一面把小衫脫下，天氣熱，裡頭還有件外國線衫，也就不再穿了。等阿銀把小衫洗好，鐘上兩點，任天然向阿銀說道：「你轉去歇歇罷，我還在此坐坐。」阿銀也就回去。媚香吐了這一回，見有天然在面前陪著，心裡一開倒也朦朧睡去。天然仍舊坐著陪他到四點鐘的光景，媚香的娘不放心進來看看，見媚香已經睡熟，天然還坐在那裡。媚香的娘道：「任大人辛苦了一夜對不住的，他已經睡著了，你也靠靠罷。」

任天然答應了媚香的娘，也就下樓。任天然也微微有點倦，就在外牀睡下。到了六點鐘，媚香醒了，要吃茶，天然趕緊起來，看雞鳴壺裡的茶尚溫，就倒了一碗拿著與他喝，自己也喝了一口。媚香道：「就是你一個人陪著我？」任天然道：「你娘也來了好幾回，差不多也到天亮了才睡。你這會子可好些麼？」

媚香道：「輕鬆得多，只是沒有力氣，你摸摸看，大約退了熱了。」任天然摸了摸頭上，果然涼卻些。媚香又拉著他睡下說：「我心裡跳得很，你替我按著點。」任天然拿手替他輕輕的按住，他就枕在任天然的臂上，兩人均沉沉睡去，醒時已十點多鐘。這天，任天然就在媚香房裡坐到晚，等客到齊，媚香說：「我好了，檯面還擺在房裡罷。」任天然執意不肯，還是在客堂坐的。媚香因沒有梳頭，不好到檯面上去，只在房門口招呼兩句，說怠慢諸位對不祝席散，任天然看媚香好了些，仍要回棧。媚香道：「你來我同你說。」及至到了面前，停了一停說道：「你還回去明天再說罷。」第二天是達怡軒請，在張寶琴家，只有曹大錯、王夢笙、冒谷民、任天然、管通甫、畢韻花幾個人。楊燕卿一到，大家就問曹大錯究竟如何，曹大錯道：「雖然他也進了降書，到底算得一員健將，而且箭茅後勁無一不工，也算是名不虛傳。」燕卿雖然不懂，曉得不是好話，在他身上擰了一把說：「我沒有看見過拿這些話逢人便說的。」管通甫道：「這也是替你揚名的意思，你看明天畢老師就要替你上報了。」楊燕卿拿了兩顆新蓮子砸來，管通甫接著，剝來就吃，楊燕卿也就一笑了事。

這天，顧媚香已能照常出局，一直坐到席散，拉了任天然步行而歸。哪曉得天要下雨，到了門口，已有兩個大雨點子打在身上，進了房裡，那雨就下大起來。兩人都說幸而走的快，不然要著雨了。這兩越下越緊，十一點多鐘還沒有祝任天然道：「這兩怎麼還不住？」媚香道：「你今天還要走麼？」

任天然道：「我今天又沒有吃酒，怎好住呢？」媚香道：「我是自己的親娘，那裡拘這些，我娘雖叫我吃了這碗飯，卻留客不留客，總隨我的便，從沒有勉強我，所以我的客也甚少，我也不大肯輕易留客。因為你待我還不是像那些大人們，拿著堂子裡信人，當作是些甚麼東西，花了兩個錢就要叫人家低頭服小的，聽他播弄才願意。所以，我就有心」說到這裡臉一紅就咽住了，任天然故意追問道：「你就有心怎麼？」媚香紅著臉低低的說：「留你住，我娘也早同我說過是不拘一台兩台，我看你同任大人很好，隨你們的便罷。那天席散，我本想留你，一來有點不好意思，二來我那晚就覺有點弗適意，不想第二天就病起來，累你忙了一夜，我這主意卻更拿定。昨天，因你上一夜沒有好好的睡，所以讓你回去，今天難得下雨，你再要走就對不住我了。」說著就叫阿銀開稀飯，一面就去卸妝。

他的娘也走了進來，媚香望他娘說道：「今天這麼大雨，再有堂客我可不去了，娘想法子回報罷。」他娘笑道：「阿囡好好的

陪著任大人罷，有堂客，我替你回報，本來你才好，深更半夜的，我也捨不得叫你出去。」他娘說著又下了樓。任天然趁著媚香對著衣櫥卸妝也走進去，並肩照著，只見鏡子裡的媚香嫣然一笑。兩人吃了稀飯，老娘姨吹了保險燈，點了一盞油燈在牀面前，桌子上打了水，收拾完結，帶門而去。兩人含笑入幃。正是七月上旬天氣，羅帳低垂，燈光斜射，覺得那韓新鶴室情待「臂玉香浮光致致，口脂馥射氣綿綿」兩句摹寫的也還不差。看書的諸位，就是堂子裡玩笑，也須要兩廂情願才有些趣味，若是倚著勢力銀錢勉強成就的，那信人就陪你睡著，也不過像那書啟師，即做那賀年賀節的通稿、廚子辦那四大例菜，試問有何趣味呢？次日十一點鐘方才起來，任天然開銷二十四塊錢下腳，至於小貨只類應酬了多少那就不得而知。請諸位見著任天然代問問看。從此以後，任天然無一夜不住在媚香這裡。

有兩天遲了不來，媚香也必定要派人尋的。那棧中牀塌竟成虛設。有一天，任天然與顧媚香還在交頭同夢，阿銀忽然推門進來叫了聲「任大人！」任天然驚醒問：「甚麼事？」阿銀道：「大人的當差的來說，棧房裡有位遠來的客，等著要會。」任天然想是哪個呢？就說：「你叫當差的進來罷。」媚香也醒了，連忙起身跑進後房。任天然也坐起來，看表上也有十點多鐘，那家人上樓進房回道：「江西的全大人來了，說有話等著要會老爺。」任天然想這是全似莊了，他來做甚麼呢？究竟這全似莊因何來到上海，必須等任天然回了棧，問了他才能曉得呢。